

青年海評論

元仲題

青年海評論

怎樣來把握時代思潮

(一) 導論

目前，中國歷史發展正在極度艱危的階段，空前危難纏繞了中國社會一幅可怖的畫圖。這一時期，如果我們要推斷並說明中國歷史的發展前途及其命運？只有一個定性的答案是：如果不是中華民族的淪亡，便是中華民族的飛躍，同樣，如果不是中國歷史的毀滅，便是中國歷史的突變。

然而，正當這一歷史行程走向極度艱危的現階段裏，我們的思想又表現了什麼？很顯然的，人們在這兒還是徬徨着，苦悶着，「思想無出路」的呻吟，成為中國思想界底共相，依存此種觀念形態而發生的普遍行為是：悲觀，墮落，浪漫，幽默，或者任性的狂妄，盲目的衝動。因此，中國社會愈益變動，前進。人們的思維也日益錯覺，停滯，落伍。正因此，反映於中國社會是無可避免的混亂，表現出中國歷史遭遇着有史以來的嚴

許少頤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局過多，民易盜鑄，令各省只留省會一局，後以錢用日廣，又復開密雲，薊，宣府，陽和，臨清等處鑄局，十四年更定錢制，每文重一錢四分，並於鑄錢局名，各省鑄局，一概停止，專歸京局，十七年各省又復開局，定錢幕兼鑄漢文局名，以辨良枯，俾難作偽，康熙初年，增設各省局，而卅年以後，又以官錢既多，暫停各省鼓鑄，以後旋停旋開，各處不同，難以悉記，蓋視地方之需要，與錢價之漲落為衡也。二十三年，以民間毀錢作銅，錢少而貴，令鑄輕錢，一錢，又定鑄錢之劑，為銅六鉛四，蓋銅性燥烈，必以鉛濟之，而後錢始光潤也。唐宋以來，既已用之，清初多聽各關於銅額內兼辦鉛筋，或收用廢錢舊器，分別生熟銅配鑄，大率以銅七鉛二為準，至是始定為銅六鉛四云。

四十一年，復鑄重錢，每文重一錢四分，故康熙錢有輕重二品，雍正錢亦二品，元年各省錢局用滿文鑄局名二字，五年改錢劑為銅鉛各半，七年各省開局鼓鑄，更定錢幕文字，於地名上加一寶字，如直隸曰寶直，浙江曰寶浙之類，十二年改錢重為一錢二分，乾隆五年，錢價騰貴，議者謂由於民間銅匠，銷毀作銅，遂准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配合銅鉛，加入點錫，製成青錢，其劑紅銅百分之五十，白鉛百分之四十一分半，黑鉛六分半，點錫二分，所鑄之錢，試鑄為銅，錘擊即碎，不能更造器具，照式頒行，歷代青錢之法，至是一變而為青錢，然質雜而脆，易於

消磨，鐵砂之屬，亦漸摻入矣。乾嘉以後，品式名義無改，惟重量則實際減輕，至分劑之配合，大概銅占百分之五十四，白鉛百分之四十二強，黑鉛百分之三強。清制鑄錢之略歷成分，大概如上所述。至其鑄造額數，清初定每年三十卯，遇閏加二，康熙雍正兩朝，各增一卯，乾隆六年增二十卯，次年增設勤十座，年鑄六十一卯，其後以餘銅鼓鑄逐漸增加，至三十八年，每年定為七十五卯，人口日繁，流轉愈多，鑄錢之額數，自不得不再增加，及嘉道之際，歲出錢達二百餘萬串矣。按卯本為時尚早之意，故自宋以來，官廳有畫卯點卯之名，相沿既久，遂以一劃為一卯，清代以卯計錢數，以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串為一卯，蓋以一節約鑄如上數，即呼為一卯，千錢曰串，各省云然，而西甯自昔以五百曰串，不知創自何時何人，其亦異矣。

銅錢自周代迄清，二千年間，在中國經濟史上，佔有重要價值，雖至今為時代遺棄，幾與商彝周鼎同列，漸有搜集若干，出賣外國可能。然而在多年亦曾被財虜財迷輩視若性命，不惜以卑汗狗賤行為，換取銅錢，支配吾先民者有年矣。特考述於此，用作回憶，兼以明告社會。俾知銅錢在有清末季，數目雖大至不能形容，然仍不足供給社會所需，於是漸有大錢鈔票之繼出，時至今日，人事至繁，踵事增華，假如腰袋中僅有二百文銅錢，即覺難以上街，按時代之演進，今後幣制，以中國情形而論，現金現銀出

口盡罄之後，自然非以紙上文字計數不可，不免現在若干年後，或成當然，在今日不過為時稍早，似亦不足為怪，妄想恢復方孔銅錢，誠可不必也。

天真的二三

鎮西

親友人的幫助，使一向在顛沛流離中過着一種漂泊而慘淡生活的蘋，也竟然得到了舒適而安定的住所，淡薄的夕陽的光在屋頂上徘徊的時候，蘋和愛人攜着手穿過了幾條熱鬧的街道，到了一個沉默而靜寂的小巷，數了幾家門牌，不久便聽見蘋的愛人母親的叫聲。

「在這裏」他說着，一手指着綠色圍牆中間的大門。這時呈顯在蘋的眼前的是一座半舊的三層洋樓。映在夕陽中的暗淡的屋頂，露着衰疲的神情；綠色的牆壁，現在已變成了灰色。顯帶着幾分憂鬱。第三層的樓窗全開着，好似個白葉窗的格子斜支着；二層樓的走廊上曬着幾件白色的衣服。

於是蘋帶着幾分的悵惘，緊跟着愛人走進了大門。才知道這裏有廣大的樓閣，清鮮的空氣，且於小巧的花籬內，栽種着幾株美麗而暢旺的花朵。樓下的屋子，比較新鮮了許多。似乎曾經加過了一度粉飾的工夫，堂屋掛着名人的墨寶，一個衣服半新不舊的男子在那裏和他的一個新識的朋友談話，看見了蘋和愛人，馬上離開了座位，高舉着兩手，微笑着打着招呼，經過他倆的身邊，蘋就走上了一條

樓梯。這時樓上的幾個婦人和孩子們在樓梯口觀望着他們，樓的正中供奉着神主牌位，後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幅面貌和善的老人的坐像，從香爐中盤繞出幾縷殘煙，帶着沉幽的氣息。供桌外而擺着兩張方桌，最外面的一張桌上放着幾隻碗筷，正在預備晚餐。蘋的新的住室就在高樓東邊。兩個門一個通廳堂，一個通走廊的，是兩扇西洋式的玻璃門，從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見阿四園中的極大的柏樹，並且小巧花籬內的花香，也不時的一縷一縷的送進來。蘋和愛人的牀舖和桌椅已由愛人的母親代他們佈置好，蘋四週圍觀察了一回，便拿着拂塵拂去自己和愛人衣服上的塵土，於是便開始整理他們的書箱。

這時院中和左鄰右舍的老平婦人和孩子們，都走來擠在蘋的門口裏，眼中露着好奇的光芒，頻頻底審視他。那對恩愛而摩登的夫妻。

「請在裏邊坐，在裏邊坐」蘋很誠懇的招待她們。

她們嬉嬉的笑着，於是都走進屋子裏點了點頭，靜寂無聲的排座在一邊。

屋子裏沈默了一刹那，蘋的愛人的母親，馬上離開了座位，顛巍巍的介紹給蘋說：「這是房東王先生的如夫人。」

「這位老太太是住在廳堂那邊的張先牛的母親」她又指着一個和善的白頭髮的老婦人說：

「這幾位是她們的親戚……」

「好！好！請她們坐吧！」蘋說。

她們仍一聲不響，只是嬉嬉的笑着，那種好奇的眼光仍不息的在蘋和愛人的身上以及屋子裏一切的物件上流動着。

最後蘋的愛人的母親復以顫動的口調和她們說了，顯然的將蘋的身世職業以及和牠們的愛女結婚的時期地點並現在前來斯地的意義都一一的介紹給她們了。

「原來是黃先生，而且是一個國民革命軍的宣傳員」那位白髮的老太太這樣的說。

蘋於是不覺的擠在愛人的肩膀上讖讖的說着笑了，因為稱他爲「國民革命軍的宣傳員」的說法，他一經聽見過不少的次數，只是稍爲有點常識的人，他見一個青年人，便順便稱以「宣傳員」的名號，這就等於專制時代的「大人」「先生」，蘋因爲這也是現在通常人的習慣，也就順口的承認了。

「宣傳員」忽然一個孩子在蘋的身邊低聲的叫起來

夜之神已展開了偉大的雙翅，屋子裏撤下了朦朧之網

，蘋已不能十分的辨別出這孩子的相貌。他約莫有三四歲的年紀，很覺微弱，一身骯髒而破敗的灰色衣服，咽喉裏發出的聲音，也不十分響亮，嘴角下有一個深長的疤痕，好像被誰挖了一條溝。

蘋聽到這樣的呼聲後，心裏暗罵着「討厭頑皮的孩子

」，顯現出了幾分的不高興。雖然是孩子，但蘋以爲他第一次這樣叫我是帶着幾分蔑視的意味。

「小三」果然有一位老太太有點生氣了。她很嚴厲的對這孩子數說了一凡。

蘋心裏復覺得不忍，立刻走到「小三」的身旁，牽住了他的小手，蹲在他的面前，看見他的眼睛有點潤溼了，

蘋撫摩着他的臉，轉過頭來向老太太討情，並說了聲「可愛的孩子」。

「是不成才的東西，一天到晚儘是拗着氣，剛才不是觸犯了先生嗎？」那位老太太和顏而客氣的說。

「姓什麼？」蘋操着不純粹的本地話問這孩子說。

「姓——張！」孩子沉着眼睛，好像想了一想說，

「他姓趙」那位老太太立刻插入說：「這孩子的發音不甚真確，有時他將趙或許念爲叫呢」。

蘋微微的笑着，點了一點頭。

「他是這位老太太的外孫，喔，時候不早了，我們可以開飯了吧」蘋的愛人的母親這樣的說。

於是左鄰右舍的老婦和小三等，都站了起來，相隨的走出門去了。

蘋跟着也站了起來，又望了一望小三，即跟着愛人和伊母一同走進了飯廳。

小三，這微弱而窮困的孩子，他有使人感動的一雙眼

睛，他的微黃的眼珠，好像蒙着一層薄霧，閃閃的發出光芒，兩點白的眼珠，彷彿比黑的加大了八九倍，顯得十分

難看的情景，不常看見牠的泛動，牠的白色的眼珠，好像是一塊線燭的油，下面露出了條條的紅絲，像永久的在斜

視什麼，像被外界的物質吸引住了，蘋自從發現了這種情形，即發生了不少的憂鬱，悲哀！

「住在外祖母家裏，應該是極得那老太太撫愛的——他的父母可在這裏？」蘋在吃飯的當兒，這樣的問他愛人之母。

「沒有，地的父親是一個紡紗工廠裏的司賬員，全家都住在首都——南京」

「那末，爲什麼使他的愛子長期的離開他們呢？」蘋好像一個偵探似的，極想知道他的一切，「大概是因爲外婆太寂寞了吧？」

「不，外婆這裏有二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決對是不會寂寞的，聽說因爲他父親那邊的孩子太多了，纔把他送到這裏來的哩。」

「喔——」
 蘋聽了愛人的母親這樣的說法以後，不自主的發出了「喔——」的呼聲，同時那孩子的一切，立刻又顯露在蘋的眼前——衣服的破敗，白眼珠的加大，條條的紅絲，永久斜視的狀態，瘦弱的體質，憂鬱的失了母愛的訴苦，都一一的湧上了蘋的心頭。

第二天的早晨，蘋和愛人剛在妝刷的當兒，「小三」已走進了蘋的臥室，「宣傳員」他顯出高興的樣子叫着。同時睜着他那白色的眼珠凝望着蘋，蘋叫着他的名字，走過去牽着他的手。此時在「小三」的眼睛裏，直將蘋的臥室，視爲一個神聖的所在，他凝視蘋的愛人的週身，桌子，牀鋪，又抬起頭來，凝望着壁上的畫片，他的眼珠的流動了，好似異樣的遲緩——每見着一樣的東西，就好像觸動了他的幻想，呆住了許久。

「宣傳員」他忽然指着壁上的一張畫片，笑着叫起了來。蘋於是微微的笑了，愛人也在斜着眼睛，看視「小三」的一種幼稚的動作。

蘋立刻把「小三」注視的一張畫片，從壁上取了下來，放在椅子上，他凝視了許久，隨後伸一隻小指頭，指着旁邊的一包東西，說了起來，蘋不懂得他說些什麼，只猜想他是在問着自己，拿着什麼東西，「畫片」！蘋更簡斷的說，抬起頭來望着蘋，口裏咕嚕着，「畫片」！蘋更簡斷的說，希望他能夠聽得出來，但他依然凝視着，顯然他不懂得。蘋便用手做着姿勢，口中很遲緩的念着「一，二，三，四，五，」「小三」依舊呆呆的望着，蘋重覆的念着，想立刻使「小三」明白着畫片的數目，「小三」終於微微的笑了，緩慢的張着小嘴，沉靜的白眼珠裏，也表現着十分快愉的神情，做着姿勢，數計着「一，二，三，四，五，」他在反學着蘋了，瘦薄的黑紅的嘴唇，配着黃黑而倭，長的齒牙，張開來時，好像一個破爛的小石榴。

從這一天起，蘋好像得了一個優良的同伴，「小三」也不時的偷偷的來到蘋的屋子裏來，過了不久的日子，蘋的愛人也和「小三」熟慣了，不時的給他以飲食，甚至給他縫送給美麗的衣服，但是他不懂得蘋和愛人的話，蘋等也不懂他的話，大家都譏哩咕嚕的說着，經過了一番推測，做姿勢以後，他們大家都能夠瞭解出幾分，就在這種情形中，蘋等從「小三」口裏學會了不少的本地話。

一個清涼的早晨，日光尚沒有發出光芒的時候，這時蘋和愛，還在大夢未醒的當兒，「小三」已在輕輕的敲門了，得到了蘋的允許，他即刻進來了，爬上椅子，他抽開匣子找東西玩耍，一張紙，一支鉛筆，在他都是好玩的東西，他塗抹了一番，把紙搓成團，隨又展開來又搓成了團，蘋見他玩得十分有味，曾經買了一些玩具給他，但他所最愛的卻是自鳴鐘的聲音，他一聽到響聲，便很迅速的跑

進來凝視着。除過愛聽自鳴鐘的聲音以外，他便好用手圍紅色的土泥，有時他調蘋給他做一些玩具，蘋在喜歡的時候，便給他捻成了魚和鴨，但過了幾分鐘，他便故意把牠們打碎，要求蘋重做，於是蘋復捻成麻雀小雁，隨後又把破爛的小雁，捻成了筆，麻雀捻成了硯台，最後將這些東西，又變成人，狗，鷄子……他笑着叫着，外婆家裏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幾次叫他去吃飯，他只是不理，一吃了飯再來玩吧，蘋推着他去，也不肯走，最後外婆親自來了，她臉龐的數說了幾句，好像在說：如果不回去，今晚就關上門，不准他回去睡覺，他此時無法抵抗了，纔慢慢的走去，走時還把泥土帶了去。吃完飯，他又來繼續玩耍，有幾次疲倦了，就躺在蘋的身上，問他睡在這裏吧，他並不固執着要回去，但隨後外婆來時，他便去了。

小三有一種令人可愛，而為小孩子可作模範的習慣；就是拿動了什麼東西必定要把她歸還到原處。有一天，他在蘋的抽屜裏發現了一隻空的美麗的香皂盒，他顯出了很歡喜這個東西的態度，從他的家裏搬來了一些舊的玩具，都裝進盒上裏，搖着，反覆的搖着，來回走了幾次，到晚上又把玩具取出，來搬回他的家，把空盒子原放在蘋的抽屜裏。盒子旁邊本來堆這幾本書，他照樣的收拾得齊齊整整。日子久了，蘋的愛人和小三愈加要好起來，像一家人一樣，但他拿動了蘋屋子裏的東西，依舊的要把她放在原處。此外，他要進到蘋的屋子裏來時，必定先在門外

輕輕的敲或喊蘋，進了門或出了門就豎起着脚尖，把着門鍵的手把，把門關上。

小三的舅父是一個負有盛名的畫家，他有很好看的畫片，但小三絕不去拿動他什麼，也不跟他玩耍。他的舅父是一個嚴肅而寡言的人，不大理他。小三也只遠遠的凝望着他，他有兩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都穿戴得時新而漂亮，小三也不常和他們在一起玩耍，他只跟着他公正而和慈的外婆，自從蘋等搬到那裏，他才有了兩個適當的伴侶。雖然他們彼此的言語都聽不懂，但他們總是談哩談哩的說着，也互相了解着，蘋好像完全懂得他地話，小三也完全懂得普通話一樣，有時，小二高興起來，也跟着蘋學普通話，代替了戲遊。

「水壺」蘋指着桌上的小壺說：

「你哭！」小三學着說。

「硯台！」

「藍蓋」

「這個東西叫西米？」蘋仍指着硯臺，問他；

「藍着！」小三睜着眼睛，想了一回，說。

「不，硯臺！」

「硯闌！」

「這個？」蘋依然指着硯臺。

「硯闌！」小三笑着回答。

待小三完全學會了，蘋擁抱了他哈哈的笑了。

於是蘋的愛人也笑了起來，滿屋子的空氣，登時熱鬧了許多。

蘋把頭緊貼着小三的头，靜默的睜着眼睛，像有所感動似的，他、這樣可愛的小三，以如此幼小的年歲，就離開了他的父母，失掉了親愛的慈慈的撫慰，寂寞的伶仃地寄居在外婆的家裏，該是有不可言狀的淒涼的孤苦的悽惘吧？外婆雖說是極其慈和了，但他還有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又沒有媳婦，須親自操持家務，顯然沒有多大的空閒、可是儘量的撫養外孫，把整個的心安排在小三的身上的。小三是不是懂得這個，而暗自悲鳴流淚呢？蘋不知道，但至少是這樣的感動了。一樣的，蘋也離開了他的老年的父母，伶仃地寂寞的在這異鄉，雖說是有愛人依作伴侶，但世間有什麼樣的愛情，能和生身的父母的愛相比呢？……：……：小三願意佔有蘋嗎？是的，蘋也願意佔有小三。永不和分離開他；……：……：讓他做了的孩子，讓他們永久的住在一起，讓膠一般的把他們粘在一起。……：……：「但是，你是誰的孩子呢？你姓什麼呢？」蘋含着眼淚，這樣的問着小三。

小三用着驚異的眼光望觀着。

「你姓什麼？」

「姓黃！」

「不，」蘋搖着頭：「你姓王」

「你姓王，我姓黃！」

「我姓王，你也姓王。」

「我也姓王，你也姓王」小三笑了，在他，這是很有趣味的。于是蘋重覆的問了幾幾句，他都答應姓王了。

外婆從外面走了進來，聽見他們的問答，便對蘋說：「姓王！」小三聽見這種說法，將頭擺了幾擺說：「我現在也姓王了，於是外婆笑着走了。她的這種態度，好似一種默認，從此無論誰問他，他都說姓王了，知道了小三和蘋這種情形的人，便笑着對小三說：你就說王先王做你的爸爸吧，而小三並不拒絕，很天真地叫一聲爸爸。

這原是一門徒然的事，絕對不會使他們滿足，不會把他們中間的缺陷消除，也絕不會改變他們的命運，但小三喜歡蘋，愛蘋，就這一點，也可以使蘋暫時自慰了。

在一個初夏的早晨，天空佈滿滿烏雲，更熱度陡時降落了許多，照例，這個地方上的人士們，在初夏遇到了涼爽的天氣，一定要舉行一個集會，以作炎夏的消遣，這次他們所裝演的便是馬戲——蘋一聽了這個消息，便攜着愛人，通知了小三，一同到樓頂上去觀看，望見那搭在空中地上的極大的帳棚上，滿綴着紅綠的電燈，晚上照耀得異常光明，一切樂器日夜奏個不休，滿街貼着極大的廣告，到着一世驚人的節目：獅子，熊，瑞士女人，德國兒童，非洲男子……：……：登場奏技，因為是外國人合辦的，就叫做世界馬戲園，蘋有一天受了友人的邀約，也去看過一次，覺得兒童的走索，打鞦韆，女人的跳舞，矮子的翻跟斗，

小二一定喜歡看，特選了和着節目相同，而沒有獅子，熊的奏技的一天。得到了小三外婆的同意，便和愛人一起到馬戲場去。這時場內的三等座位已經滿了，只有頭二等票子，二等每人二元，兒童半價。蘋只帶了四元錢，要回家去取，小三卻不肯，拉着蘋和愛人的手，定要走進去，他因為不懂蘋的話，以為蘋不看了，急得眼淚都快流出來。直至蘋在那裏遇見了一位朋友；小三纔高興地躍着跑了進去。

靜坐了一刹那，然後在軍樂幽揚中，便開了幕，一個修偉的德國人，出立在中間，說了幾句恭敬的英語，接着就是矮子的迅速而滑稽的翻跟斗，小三看見了這種演劇，表示這興奮的態度，張門口，搖着手，像表示他也會跟斗似的。隨後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出來了，她攀着一根索子一直爬到了帳棚頂下，在那裏，她縱身一跳，攀住了一個鞦韆，即刻踏住木板，這個鞦韆架搭得非常高，底下又莫有遮擋，倘使技術不嫻熟，落到地上。粉骨碎身是無疑的，這時四面的觀衆，一齊拍起掌來，驚羨這小小的女孩的絕技，蘋轉過眼去一看小三，他只睜大着兩眼，一聲不響的驚訝的望着，而他的額角上却不住的正在流着汗。這正是夏天的午後，烈日流金的陽光，照在篷布上，場內又住滿着人，外婆又多給小三罩上了一件乾淨的藍衫，所以你一定要發異樣的熱了，蘋的愛人便給他脫了外面的罩衣，又給他抹去了額角上的汗珠，但是他一手牽着了蘋的手，一手指着地，不發一語的呆呆的站了起來。蘋和愛人都

不懂得他的意思。蘋的愛人以為他要吃東西了，便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包餅乾，遞給了他，扯他再坐下，小三接着了餅乾，他仍是呆呆的，望了一望鞦韆架上的小女孩，重復站了起來要走。蘋這樣的扯住了他幾次，看見他的眼中，一噴住了一眼的淚，蘋的愛人以為他要小便，便知會了蘋一同走出馬，蘋牽着他的手，把他帶到了一個僻靜的角落，但他是東張西望，卻不肯小便，蘋的愛人忽然啓唇一笑，便對蘋說道：小三是一個可愛而可敬的孩子，他平常是什麼事情都不肯隨便的，或者他以為此處人多嗎？蘋冒了意，即刻把他帶到一處更僻靜，而沒有一個人來往的所在，他仍不肯小便，許是要大便了，蘋的愛人這樣說着，蘋聽了愛人的話，好似從夢中提醒，便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扯扯小三的褲子，叫他蹲下，他依然不肯，他只譏哩咕嚕的說着，一手牽着蘋，一手牽着蘋的，人要走，蘋又以爲他只要吃什麼嗎？但是帶在許多攤子旁走了過去，指着各種食品問他，他只是搖搖頭，一樣也不要。扯他再進馬戲場去又不肯，這樣，小三帶着發急的面孔，蘋等也發了急，經過了十分鐘以後，蘋等只好把送回了家。蘋以為大概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吧，倒給他擔起心來，一見着外婆，他就跑了過去，流着眼淚，指手劃腳的說了許多話。

「有什麼事呢？」蘋問心的外婆說：「爲什麼就要離開馬戲場呢？」

「真是蠢東西，真是糊說，說是翻鞦韆的女孩子這樣

高的地方掉下來了怎麼辦呢，所以不要看了哩！」小三的小舅舅埋怨着他，這樣的告訴了蘋。

蘋聽了這些話，立刻嘆了一口氣說：我纔是蠢東西呢！我一點沒有想到這上面去。我完全忘記了小三是一個孩子。是一個有着潔白紙一樣的心孩子，是一個富於同情的孩子，我完全忘記了這個。我把他當做了大人。當做了一個有着戀心的大人看待，當做了和我們一樣殘忍的人看待了……

從這一天起，蘋不敢再帶小三到外面去玩要了。蘋和愛人只是很小心地和他在屋子裏玩耍，沒有必要的事，蘋便不出大門。附近有湖，對面有宏大的公園，這足夠他們朝夕散步解悶，但蘋等常願守在屋裏等待着小三，和小三作伴。小三也並不怎樣的喜歡到外面去，他的興趣完全和大人的不同，屋內的日常的用具，如桌子，椅子，牀舖，火柴，手巾，筆架，臉盆，報紙，書籍，鏡子，甚至一片泥，一根草，在他都可以發生興味出來。

一天，小三正在地下搬運小椅子的時候，忽然發現了牀舖底下放着一雙已經破爛了的舊布鞋，他爬進去拿了出來，不管他置滿了多少灰塵，便兩腳踏了進去。他的脚是如何樣的小，那舊鞋子好像成了一隻大船。他搖擺着，拐着。起了起來，發出了梯塔，梯塔的聲音，走到桌邊，把○的帽子放在頭上，一直置住了眼皮，向蘋走來，口裏叫着：「王先生來了！王先生來了！」

「王先生！」蘋對他叫着說：「請坐，請坐！喝茶，喝茶！」

「喔，多謝，多謝！」他便大笑起來，倒在○的身邊。

小三對一物一草，已經觸到他的眼裏，都要發生許多的興趣，尤其聽到了一切音樂，更使他樂和得手舞足蹈，不可言狀。蘋的愛人要討小三的喜歡，便對丈夫囑託了買了一支小小的口琴給他，使他來往的吹着。他說他會跳舞，喊着一二二，突然坐倒地上，翻過身，打起滾來，又爬着，站起來，衝撞了幾步——跳舞就完了。

幾個月後，小三的父母帶着全家的人都來到外婆的家裏住下了。兩個約莫八九歲的女孩，一個纔會跑路的男孩，小三母親的肚子裏還懷着一個七八個月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對人接人，都十分和氣，而且一口普通話，也說得非常的流利。小三的母亲，正和他的舅舅一般無二，也有着一副嚴肅的面孔，時嘗只是冷清清的不大露出笑容來，也不大和別人說話。女孩的面貌像他的父親，有兩顆大的眼珠；男孩像母親，顯得很沉默，日夜要一個丫頭背着，從外形看來，幾乎使人懷疑心到小三和他的姊弟是異母生的，因為他們都比小三長得豐滿，着穿得十分美麗！

「小三現在姓王了」，○笑對他的父親說。

「你姓什麼？小三。」

「姓王！」小三回答說。

他的父親哈哈的笑了，他說：就送給王先生吧。小三的母親却不作聲，只是低着頭。

全家的人都來了，顏很高興，顏以為，小三在久別了父母之愛的常兒，一旦重復得到了愛情的維護，他一定會感覺得莫可言喻的快愉。但小三卻對他們很冷淡，彷彿是漠不相關，尤其是對他的母親，生疏得幾乎和他的舅舅一樣，他只比較的喜悦他的父親，而暗中還是帶着幾分畏懼。小三對顏和顏的愛人的態度，絕不因爲他們的來到而稍微冷淡，顏等仍然是他的唯一的伴侶，他寧願靜坐在顏的屋裏。這情形却使顏等非常的苦惱，顏等願意小三至少有一個親愛的父親或母親，顏等並願意因他們的到來，小三對自己比較的冷淡。爲這什麼，他的父親竟是這樣的冷淡，這樣的歧視小三，而小三爲什麼也是這樣的疏遠他們呢？呵，正需父母之愛時刻瀟灑的天真的小三……

從顏的故鄉，來了一位同學，他從小和顏在一起讀書，後來也時常和顏一同出外。爲了生活的壓迫，他現在也來斯地了。顏似快樂，日夜和他用着家鄉話談說，關於故鄉的情形，顏對於殘破的故鄉，本來有很深的厭惡，但同時却也十分關心，詳細的詢問着一切。小三露着很驚訝的眼光傾聽着，他好像在竭力地想聽出○們說的什麼，總是呆靜△眼睛像沉思着什麼似的。

但過了幾天，小三的眼睛忽然活潑了。他對於○們所

說的故鄉話，好像有所領會，兩隻深沈而多白色的眼珠也不時的轉動△，不復像先前的那般的乖呆滯△，凝視△。同時，他像在尋找△什麼，要喚回他的某一種幻影，○等很覺奇怪，他們的家鄉話會引起他的注意和興趣。

「報紙現在說設有送來吧？」○的朋友要看報紙一面尋找而問△，○回答他說：報紙大約還沒有送來，送報紙的人，近來特別忙碌，因爲政局有點變動，訂閱報紙的人突然增加了許多……

這時小三正在翻抽匣，他忽然轉過頭來望○△，嘴唇似在微微的顫動，像要說什麼話而一時說不出來的樣子。隨後他搖△頭，用手指着樓板。○等不懂得他的意思，問他要什麼，他又把嘴唇噙動了幾下，仍沒有發出音來。他呆了一會，不久就跑下樓去了。回來時手中拿着一份報紙。

「奸聰明而伶俐的孩子，聽了我們的家鄉話，幾天就懂得了嗎？」○用着充滿了十二分的親愛的口調說，

「這是無意識地吧？」○的朋友這樣的說，
一樣的，○也不相信小三竟有如此的聰明，但○爲了好奇心的驅使——要試驗小三的聽覺力了。

「小三，你最愛的是什麼東西？」
他呆住了，彷彿是沒有聽得懂的神情。

「你最愛的是什麼？」

「你最愛的是什麼？」○的朋友也重複的說。

他先前睜着沉思的眼睛，似乎又不能懂得。但過了一霎那，他那深沉的眼珠，又頻頻的噙淚，同時他的小嘴唇，也噙動了幾下，終於說了出來。

「我最愛的是音樂！尤其是你給我的那支小口琴！」

小三用着細微的聲音，顫動的說了。

○以為他雖然操着家鄉的土話，問△小三。但這些話說了出來，彷彿和這個地方的話，有些大同小異。特別想出了家鄉小孩子叫雞的別名來問他。

但這一次，小三的眼睛立刻發出了光芒，張開△口，顯出十分得意的態度叫△，立刻跑回他的家裏，把一隻泥製的一隻小公雞拿了出來。

○於是和他的朋友都呆住了，爲什麼緣故，小三以如此的年紀，少許的時光，竟然聽懂了我們家鄉——沙市；的土話呢？難道他曾經跟△他的父親，去過一回沙市嗎？不然，怎能學得這樣快？怎能卻會出來呢？決不是猜想出來，猜想是不能如此恰當的。他曾經懂得沙市話，是一定的。他的嘴唇的噙動，要說而說不出來的表情，很可以證明他曾經知道說沙市話，現在是因爲在別一個環境中，隔了若干年，生疏了，忘卻了。

○和愛人以及朋友，這時都充滿了好奇的興趣——急欲知道小三們和沙市人有過什麼樣的關係——於是一同走到小三父親的那裏。

「先生曾經到過沙市嗎？」○很和氣的問他，覺得他

將要得到一個與故鄉相熟的朋友了。

「莫！莫！我沒有到過那個地方。」小三的父亲很驚訝的望△○，用夾雜△本地話的普通話回答說。

「小三不是懂得沙市話嗎？」

他突然呆住了，驚愕地沉默了一會，便很嚴重的否認說：「不，他絕不會懂得地！」

○的愛人便把剛纔的情形告訴了他，並且說：我們確信他懂得沙市話。

「兩位先生是沙市人嗎？」小三的父亲驚愕地向○等這樣的詢問。

是的，我們住在沙市，已經有六七世了！○點了點頭，慢慢的回答了他。

「那末一定是兩位先生和令夫人誤會了！他不會懂得，他是在漢口生長的！」他仍很嚴重而帶△不樂意的樣子說。

○等目覩了這種情形，便不能再固執的追問了，不知道其中還有什麼關係。但是，小三的父亲，在驚愕之下，頗像失去了常態。

次日早晨，○等特意在屋子裏等候小三，但時光已一點一點的過去了，一直到十點鐘，依然沒有來敘問，也聽不見外面廳堂裏有他的聲音。

「跟他母親到姨媽家裏去了。」○因爲四處找尋不見小三，便去詢問他的父親，他就是這樣淡淡的回答了一句